

样板戏

出台内幕

顾保孜红墙系列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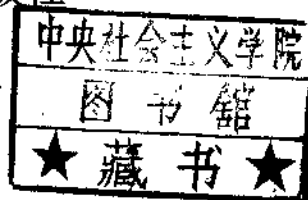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样板戏出台内幕

顾保孜 著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4.5 北京



(京)新登字 3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样板戏出台内幕/顾保孜著. —北京: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1994. 5

(顾保孜红墙系列; 2)

ISBN 7-80100-100-1

I. 样… I. 顾…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现代②艺术—中国—史料 IV. I25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 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新中街 11 号 邮编 100027)

四川印刷技术协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8.5 印张 180 千字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 7.8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拉开大幕..... (1)

- 第一个七年,毛泽东用手比划有人双泪长流,继而话从“鬼”说起
- 第二个七年,“鬼戏”之争,江青趁虚而入
- 第三个七年,百花皆“鬼”,京剧“样板”独放“异彩”

第二章 样板戏“触电” (15)

-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样板戏”归于江青的名下
- 剧院太小,人口太多,江青想“触电”却触了壁
- 毛泽东点将,狄福才受命于“样板戏”拍摄困难时期
- 江青的泪水打动了毛泽东,拍摄“样板戏”终于排上议事日程

第三章 走向银幕 (32)

- 江青的“歪屁股”政策，坐歪了平衡的舞台
- 分镜头，风波迭起
- “香花”剧组，“毒草”摄制组
- 江青第一次走进摄影棚，却脸红脖子粗起来

第四章 “样板”人物 (52)

- 于会泳，“文革”期间的首席“样板文魁”
- 刘庆棠，不仅仅是芭蕾舞台上的“党代表”
- 钱浩梁，“红灯”高照
- “公子哥、阔小姐”的演员们
- 钢琴键上的高低音

第五章 第一部电影 (79)

- 江青阴晴不定，艺术片变成了教学片
- “跨国”艺术感受下看“枷锁”中的影片，江青无比失望
- 崔嵬和《野猪林》
- 《智取威虎山》登台，原作者曲波险遭厄运
- “样板戏”电影之外的人间活戏

第六章 “红灯”高照 (102)

- 军队“军管”军队？周恩来出面圆场
- “红灯记”和八一电影制片厂
- 有人要揪“黑手”，江青出面“保护”
- 江青的“杰出”创造，毛泽东并不欣赏

第七章 文化“独立王国” (119)

- 毛泽东一句评价，江青情移《红色娘子军》
- 至高无上的艺术“参照坐标系”
- 老艺术家道出肺腑言，却险丢政治生命
- “节振国”走的是“旁道”，吴德被江青一顿难堪
- 大会堂门前放鞭炮，“新娘上轿”——头遭
- 摄影师命运险恶莫测，江青甩出“杀手锏”
- 《欧阳海之歌》作者莫名其妙被押到北京
- 江青御笔班子，视为文化组核心的“核心”

第八章 周恩来的戏外戏 (158)

- “乐队要精，京剧要有京剧的特色”
- 细致严谨才见周恩来精神

- 彻底消灭个人名利的集体创作
- 毛主席给你们站岗？
- 周恩来的花生豆

第九章 暮歌响起..... (186)

- “样板戏”会议，江青被顶撞
- “三结合”和“三突出”
- “两战一哈哈”

第十章 江青与摄影 (199)

- 江青学摄影
- 毛泽东出面请老师
- 望星空，拍出了长月亮
- 林彪的“孜孜不倦”
- 终难实现的影展梦

第十一章 《园丁之歌》始末 (217)

- 毛泽东喜爱家乡戏，华国锋下指示拍摄
- 江青疑心病大发作
- 一个藤上的三个“苦瓜”

- 毛泽东的掌声为省委书记壮了胆
- 周恩来抱病飞长沙,插曲《园丁之歌》

第十二章 “放火烧荒” (244)

- “3·5”烧荒军队
- “风庆轮”事件的导火线
- 谁是“海霞”的父母大人?
- 不是结尾的结尾

后记 (259)

第一章

拉开大幕

- 第一个七年，毛泽东用手比划有人双泪长流，继而话从“鬼”说起
- 第二个七年，“鬼戏”之争，江青趁虚而入
- 第三个七年，百龙皆“鬼”，京剧“样板戏”独放“异彩”

1957年，狂热的经济建设高潮犹如春临大地的季风，飘动着令人激动的气息，点燃了人们的炽热感情，犹如一场飓风卷动着人潮开始在神州大地上旋转腾升……

这一年里，毛泽东对周恩来、陈云等人提出“压缩建设规模的建议”大有意见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步伐越加地摇晃不稳。原来将锄头把子插在土地里的农民和所有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在“共产主义”大道上慢慢飘腾起来。

长期受“三座大山”压迫、欺凌和剥削的中国人，在饥寒交迫中度过漫长的岁月。没有想到新中国的短短七、八年里就改变了一切，不仅让过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人翻身当了主人，而且换了个天换了个地，人也随之换了整个儿思想，这不是奇迹是什么？

奇迹使人振奋，也使人飘然！

共产主义社会像理想中的“伊甸园”，变为巨大磁场，牢牢

吸引住热血沸腾的千军万马，随时准备冲破理智防线，冲破客观规律，冲破一切清规戒律，在不断升温聚变中如氢气球般地飞上了瑰丽的蓝天……

从一月起，毛泽东就不断召集党内党外、中央地方等各方各界人士座谈、开会。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就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十多次。反反复复、林林总总，归纳为两点：整风和建设。

1957年春季，毛泽东走出中南海，乘专列来到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华东地区，他视察了那里的工农业生产情况。但是他此行的目的，还不完全是解决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他还担心党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有逐步增长的趋势，党的建设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从某种程度上说，毛泽东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的动向。经济建设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而思想这东西却是无形的，如果不经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问题！

毛泽东这次“东南飞”，曾在山东、江苏、上海等地视察并且发表讲话。他在山东省级机关党员干部会上的—番讲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毛泽东那“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的翩然风度，在讲话时嬉笑怒骂轻松悠然的模样，引来一阵阵满堂笑声。

“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知识分子呢？大概有五百万这样一个数目，其中学校有二百万人。这批知识分子可以说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过资产阶级学校，受过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至于本人嘛……”毛泽东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是无产阶级分子，是后来的事。开始也是进资产阶级学校。你们中间也有知识分子，也是这种情形。你母亲生你的时候并没有交付你一个任务：要当共产党，要信马克思主义。我母亲生我的时候

就没有讲这句话……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产党，有马克思主义。”

下面的人被毛泽东有趣的语言逗得哈哈笑，把他的后半句话都淹没了。

“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万里头大概有五十万左右吧，也许多一点，这是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外总有百分之几是根本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跟我们采取敌对的态度。还有百分之八十是中间派，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甚了解。”

毛泽东讲话锋回急转，幽默劲不见了，神情严肃起来了。可大家还是饶有兴趣，因为整个气氛并不使人感到紧张。

“过去那个拼命的精神现在有些同志身上就消失了，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评级低了痛哭流涕，痛哭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人有两只眼睛，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不到他的水平线时就……双泪长流啊……”毛泽东用两个指尖对着自己的脸，上下来回移动，比划泪水哗哗流的样子。

“哈哈……”全场又是一阵大笑。

“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泪水也不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也不滴泪，一触及个人利益双泪就长流。”不管底下怎么笑声琅琅，毛泽东一点笑容没有。“就是评得不对也要吞下去，眼泪不要往外流，往里头流……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振作起来。今年准备，出告示，说要整风了，各地可以试行整风。不过，在座的厅长、局长、科长们要注意，不是叫你们丢一个炸弹，我看不，不能这样炸，改一下就行了，不用大民主，不搞大运动，那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总而言之，是和风细雨，台风一定不刮，是毛毛雨

下个不停，微微风吹个不停，来它个三年，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吹掉。我们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讲完了，同志们。”

毛泽东的讲话在大家的掌声和笑声中轻松地结束了。

可是时隔不久，毛泽东的毛毛雨和微微风被层层级级的理解和执行演变成雷鸣电闪的急风暴雨。

众所周知的“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全国竟有 55 万人戴上了这顶沉重的“帽子”，一戴就是 20 多年。可见这颗“炸弹”的杀伤力远远超出人民内部的战场。

毛泽东从山东来到了上海，江青也从北京来上海和毛泽东团聚。1957 年的毛泽东面色红润，动作利索，思维敏捷。江青正是中年，她身材窈窕，穿着讲究，浓密的长发盘在头顶，显得很精神。他们在延安生的女儿也已经 10 多岁了，有时也跟着父母一同外出。他们的生活也正如中国千千万万家庭一样，有欢笑，有眼泪，有开心也有烦恼。

记得一本历史画页，摄影师用镜头记载了毛泽东和江青在 50 年代一起生活的情致：

——毛泽东穿泳装和女儿坐在海边的沙滩上，江青在一旁往他们身上撒沙子。毛泽东抱着双肩大笑，女儿更是乐不可支。

——毛泽东微服私访，他面戴口罩，眼遮墨镜，拄着木棍，和工作人员穿行在小巷的人群中。

——落日的余辉撒在毛泽东和江青的背影上，勾画出他们交谈的剪影。

这次毛泽东和历史画面记载的一样，他兴致勃勃，对经济建设对革命前途充满自信 and 信心。

毛泽东于3月中旬到达南京，他会见了江苏、安徽两省的领导干部，他的谈话和他的个性一样，喜欢幽默、调侃，但是，轻松中，人们却实实在在地掂出沉重的分量。

他的开场白就幽默上了：“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上到处讲一点话。现在这个时期，有些问题需要答复，就游说到你们这地方来了。”

毛泽东所要答复的问题便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整风运动”，在他答复的若干问题里，文艺问题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入题的契机是“鬼戏”。

“文学作品里头，有些是不对头的。上海唱‘狸猫换太子’，我是没有看过这个戏，说是各种妖魔鬼怪都上来了。我说上来一点不要紧，妖魔鬼怪，很多人没有看过，我就看得很少，很想看一下‘狸猫换太子’。‘为人在世嘛，当然不可不看哦！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今天也搞，明天也搞，尽搞！’后面两字眼，用湖南口音加重了些口气。‘搞那么一点是要得的。大家见见世面嘛。见识那个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艺术化了的意识形态。’

毛泽东讲话有他独特的艺术，他喜欢举一反三。“妖魔鬼怪和神话不同，比如‘大闹天宫’，还有‘劈山救母’‘水漫金山’种种都是神话。没有人反对吧？当然没有！所以说哇，出几本书，几篇小说，写几首诗，演些‘狸猫换太子’，心里就着那么子急？让社会评论嘛。逐步使他们的作品加以改变。”毛泽东会准确地用字眼，极其敏感地把握细微的差别。这里他不是说“改正”，而是“改变”。

可是到了下一个七年里，江青并不理会“改变”之类的字眼，而是要从根本上改掉“鬼戏”。

“大家记住，行政命令禁止是行不通的。……同志们，不要误会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不是提倡这个东西，我想消灭它，而消灭的办法是让它出现，让大家公评。总有一天，它会慢慢丧失的。要逐步改造。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现在人家不是又慢慢出来了吗？可见我们那个禁止不灵光。”

毛泽东这句话好象是针对头一年的戏剧说的。但是，细细琢磨，这句话是有历史的。“我们过去禁止了七年。”要追溯到1950年，曾经禁止过香港拍摄的影片《清宫秘史》在中国大陆放映，正好江青那时在文化部担任电影指导委员会委员

所以，很长时间，《清宫秘史》像一块不散的乌云，在戏剧、电影界的上方徘徊。一直到1956年，中国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了丰富上演剧目，提高演出质量的号召，一些古典戏、神话戏和现代戏才从沉寂中苏醒，重新又活跃起来，并且编排公演。后来被打成毒草、黑戏、牛鬼蛇神、才子佳人的《探阴山》、《四郎探母》、《奇冤报》、《活捉王魁》等，就是这次会议后排演的剧目，随后又演出了《李慧娘》、《二进宫》等受群众欢迎的传统剧目。

可是仅隔一年，毛泽东这次南巡又触及了这个敏感的话题。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个唯物主义者，他的宽容和温和，没有给戏剧界的正常传统剧目带来太大的影响。新闻摄影的镜头里，至今还有一幅1960年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登台向京剧《文成公主》演员祝贺的画面，说明“才子佳人”还没有真正“伤筋动骨”。

就连政治投机家，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康生，也在1959年上海戏曲座谈会上讲话时说：“传统无论如何不能丢，昆剧、京剧还是以演传统剧目为主。”甚至还

过“谁要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叫人心惊肉跳的绝话。尽管江青比较喜欢京剧，但是她的政治欲望被疾病所消磨，总是提不起精神作打算。另一方面她确实没有意识到现代戏和政治的微妙关系，一开始她并不青睐和赞赏现代戏，完全是因为她自己也是传统京剧的爱好者。以后却是那样竭力提倡改革传统京剧，甚至亲自培植“样板”，某种意义上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现代戏被俯首皆拾起来，成为她当“革命旗手”的丰厚资本，招摇过市的招牌。

1962年，江青在杭州养病，正好老熟人康生也在杭州。在他的关心下，江青经常出入剧院，为了不被外人发现，江青每次看戏不得不“包装”一番，头带便帽（因为经常头痛，平时也带帽子），眼配墨镜，嘴捂口罩，不过那时江青还不太出名，即使有人知道她是谁，也不会发生水泄不通的围观。江青想过戏瘾，康生马上讨好地以中央首长的名义专门点鬼怪、荒诞剧目给江青看，什么《大五花洞》、《虹霓关》、《沙桥饯别》等。

就这样，从3月到5月，整整两个月，几乎每天一场戏，看得江青精神焕发，病情见好。

康生和江青在戏剧问题上有共同语言已有相当历史了。

早在40年代初，江青刚离开大上海的水银灯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不久，这块虽说荒凉却是如此炽热的黄土高坡张开了双臂，一视同仁用真诚与淳朴欢迎每一个热血青年。江青从小就是文艺活跃分子，来到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越加活跃，引人注目。江青活泼的性格、浪漫的情致以及大城市人的气质，感染了身边的人，同时也吸引了毛泽东的视线……

1943年江青和毛泽东结合后，住在延安枣园，他们窑洞

后面紧挨着几户老乡。当年的老邻居虽然已经年逾八旬，记忆力却极好，至今还记得毛泽东一家人在枣园生活的情景，这是一幅拨开硝烟帷幕，没有战争刀光剑影，没有超脱世尘的神秘光环，充满浓郁家庭生活气息的画面。

“毛主席在延安娶了个婆姨，叫江青，唱戏的。个高高的，皮白白的，他们生了女娃娃，我见到有二、三岁了，皮肤随妈，白。模样随毛主席，俊。我家和毛主席家只隔一堵土墙，他那院子里人说话，我这都听得清清楚楚。江青爱戏，唱啥我们听不懂，不过声音好听得，开始她只是一大早唱两句，不当回事唱。后来，他们院子里来的人多了，江青就唱得多。有时我们都过去看，毛主席、朱德、刘少奇好多大官都听她唱。院子里都是人，有人拉胡琴，有人敲鼓，就像台上演戏一样，热闹得很。毛主席边听还边打拍子，他们的娃娃也旁边一摇一晃学她妈妈模样……”当老邻居知道，当年的娃娃李讷已经是50出头的中年人，而且也喜爱听京剧时，竟然惊喜道：“随她妈妈，小时候受她妈影响。”这位老邻居从血亲角度看待她们母女关系，也合乎人间情理，毕竟每个人只有一个生身母亲。

江青在延安唱京剧还有康生的一份功劳。

康生当时在延安曾是延安剧院的第一任院长，又是中央社会部部长，那时在延安的人大多数是出生入死打仗的军人，和文艺不搭界，能唱会跳的人不多，唱京剧的就更少。加上那时人们思想都很正统激进，不能接受传统京剧，认为封建主义色彩太浓。江青那时就表现了喜欢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性格。她在人们惊奇眼光的注视下，引喉高唱，把《打渔杀家》桂英儿的角色搬上延安舞台。康生不仅为她壮胆撑腰，而且亲自执鼓槌，为她演唱击打伴奏。因为有康生支持，江青又带头登

台，延安城里刮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京剧革命”风。随后，便有了枣园老邻居一饱眼福的机会，留下了这段有趣的回忆。

我们这部书的主要人物狄福才，在江青和康生他们搞所谓的“京剧革命”时，还是一名警卫中央首长的小战士。没有想到27年后的命运竟如此奇巧，他不仅亲眼目睹了江青好似天翻地覆的“京剧革命”，而且被毛泽东亲自点名，派他协助江青拍摄“样板戏”电影，成了特殊文化时代的目击人。

就在江青和康生在杭州大看特看戏曲时，关于繁荣文艺创作的四大会议先后隆重召开。即新侨会议——《文艺理论批评座谈会》，广州会议——《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翠明庄会议——《电影工作会议》，大连会议——《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几个会议深深刺伤了被撇在一边却自认为是文艺界领导的江青，她不甘心就这样默默被人们冷落、遗忘。所以“文革”一开始，这几个会议就首当其冲全部被带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会”帽子，顿时，文艺界一片白色恐怖，日夜不停地深揪，揪出了一串“文艺黑线头目”，如陆定一、周扬、夏衍、齐燕鸣、田汉等人，所谓的“黑八论”就是这四个会议中总结出来的创作经验，自然是在劫难逃，被批得体无完肤。

1964年，新中国度过了第二个七年。两年前还在欣赏传统京剧的江青，这时突然摇身一变，变得要“革命”了，要“革”传统戏的“命”。

这一年里，文艺界出现了奇特也耐人寻味的动态：一面，由周恩来亲自领导、新中国最大规模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轰轰烈烈地拉开了序幕。另一面，毛泽东在文艺界整风报告中，严肃地批示道：“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